

大家小书

古体小说论要

程毅中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古体小说论要

程毅中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体小说论要 / 程毅中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7.7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2825-3

I. ①古… II. ①程… III. ①古典小说评论—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2913 号

总策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高立志 秦 裕

· 大家小书 ·

古体小说论要

GUTI XIAOSHUO LUNYAO

程毅中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41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2825-3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大家小书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博观约取 考镜源流

——读《古体小说论要》^①

赵伯陶

程毅中先生钻研说部数十年，著述宏富，驰誉学林。其治学特点为从文献入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脚踏实地，爬梳剔抉，“文章不写一句空”，因而于小说研究领域颇多斩获，成果累累。《古体小说论要》沿波讨源，因枝振叶，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古体小说”从起源、界定、成熟到高峰的演变历程，所附录五篇论文也围绕全书有关内容有的放矢，烘云托月，相得益彰。故若论此书最鲜明之特点，博观约取，要言不烦，可以一言蔽之。

将文学按照体裁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这一所谓“四分法”的纯文学概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西方引

^① 此文原刊于《书品》二〇一〇年第二辑，是为华龄出版社2009年出版《古体小说论要》所作书评。文章中提到的书中内容，此次出版时，除正文部分略有修改外，附录部分有较多变动。

进的，用这一概念去追认我国古代的文类，愈前溯则愈显方枘圆凿，难以自圆其说。在唐以前，短如诸家论、议，长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就很难在“四分法”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但你能说它们不属于文学范畴吗？仅以小说而论，其起源诚如《汉书·艺文志》所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颜师古注云：“稗官，小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而究竟何为“稗官”，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等皆有考述，但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作者在书中没有过多地纠缠于对“稗官”的探究，而是通过对记述晋文公返国中有关介子推或介之推的故事所涉及《龙蛇歌》的不同文献记述，意图廓清历史与小说的复杂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如果说《左传》所记载的介之推故事是素材的话，那么后出的八种（谓《新序》《说苑》《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琴操》《乐府诗集》有关《龙蛇歌》的不同文本，其中《说苑》同时记有两种文本）《龙蛇歌》和《拾遗记》所载的故事就逐步小说化了。实际上，《左传》的记事也未必是实录，介之推与他母亲的对话又是谁听

到了？谁记录的呢？”接下，作者又引《国语》中《周语》与《楚语》有关“瞽史”之说，进一步阐释道：“瞽和史有密切关系，所谓‘瞽史’大概就是稗官一类的职务，再加上‘瞍’和‘矇’，显然都是盲人。他们诵的诗歌和讲的故事，就相当于希腊荷马的史诗，也就是中国小说的源头。因为承受自盲人的口耳相传，没有文本，所以‘传闻异辞’是不可避免的。据说左丘明也是一个盲人，但《左传》却是后人写定的文本。”将小说的源头与历史的记述联系起来考察，从而令“小说”这一概念具有了历时性因素。《左传》阐释《春秋》，本属史书，但其间文学色彩极为浓厚，不乏悬想揣测之辞；司马迁《史记》作为正史中的二十四史之首，虚构人物对话司空见惯，其文学性也历来受到论者的瞩目。“古今中外，都有人把中国小说和古代的史传、传说、寓言联系起来讨论”，程先生的这一认识与其对“古体小说”的命名也甚有关联。

作者在全书的卷首语中开宗明义即说：“中国小说是历史地发展的，体制不断变化，题材不断更新，范围不断扩展，门类不断增加。”这一对小说体裁历时性的观念，是作者对中国古代小说体系进行逻辑分类的基础，其卷首语接下说：“简单说来，古代小说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体系。古代的

白话小说常被称为‘通俗小说’，大概是为了与‘五四’以后的白话小说相区别。但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不能构成对应的两分法，在逻辑上不是统一的分类概念。我在许多场合曾试用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的名称来对举古代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也得到了不少同道的认可。中国的小说史，大半部是古体小说的发展史。”应该说，用“古体小说”来称谓文言小说，融入文体历史发展的因素于其间，比“文言小说”的称谓更为全面。1995年以后，中华书局出版程毅中所编宋元、明、清三卷文言小说选辑，即以《古体小说钞》命名。

《古体小说论要》共分七部分，以上所述为其第一部分“小说的名称和起源”的有关内容。第二部分“小说的界定与门类”，第三部分“中国小说的变迁”，第四部分“中国小说的成熟与唐宋传奇”，第五部分“‘诗文小说’与古体小说的流变”，第六部分“古体小说的新高峰——清代的《聊斋志异》系列及其他”，第七部分“小说观的发展和古籍目录学的调整”，论述皆以相关文献为依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旁征博引，融会贯通。从以上所列七大部分的目录可见，作者之“论要”的确是循古体小说的发展线索展开论述，脉络清晰，因而具有“史”的内涵。

即以本书第四部分有关唐人传奇的讨论而言，鲁迅《中国

小说史略》谓唐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但“传奇”之命名并非唐人所普遍认同，而是南宋人开始叫响，至明代才加以确定的；唐人传奇与志怪究竟如何区以别之，传奇之特征如何，仅从“文辞华艳”等审美特征立论是否合适？作者认为这些“至今还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作者审慎地加以议论说：“古人乃至今人（包括我自己）把艺术性较强的古体小说统称为‘传奇’，只是沿用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指广义的传奇小说。我们在小说史的论述中，还是应该做一些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所以我曾多次提出，‘唐人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史传派，一派是辞赋派’。前者偏重史才，后者偏重诗笔。至于辞赋派的流弊，在裴铏《传奇》里已经初现端倪，到了明代的‘诗文小说’就凸显出来了。”如此判断，较符合历史实际情况，自当属于中肯之论。

将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称为“高峰”之作，并非作者首创，但如何阐释这座“高峰”的无限风光，论者则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妍。比较唐人传奇与《聊斋志异》的创作异同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笔者曾在一篇书评中就此论道：“唐人以浪漫人生为基础，用传奇表现自己更瑰丽的浪漫情怀；蒲松龄则以寂寞人生为依托，用《聊斋志异》幻想个人的诗意人生。也许纯属虚构的篇章更容易熔铸文人的审美理想，这就令后者

有了超越前者的力量。”一隅之见，实卑之无甚高论。《论要》的第六部分视《聊斋志异》为古体小说的“新高峰”，从几个方面讨论了蒲松龄小说创作的过人之处，如说：“蒲松龄有选择地继承唐传奇兼容‘诗笔’的传统，在适当的场合插入一些诗歌，的确增加了小说的文采，也点染了人物形象的亮色。”“蒲松龄则在‘史才’的基础上恰当地运用‘诗笔’与‘议论’，写出许多饱含诗意和诗性的名篇，超出了以往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传奇小说。”“《聊斋志异》的创新，还在于加强了传奇性，首先体现于复合型的情节结构。书中写了许多两个以上的故事，两个以上的主要人物，成为双线式的结构。”作者最后又加以总结说：“蒲松龄以他的创作实践，总结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经验教训，批判继承了唐宋传奇的优良传统，恰当处理了史才、诗笔、议论的关系，又多少借鉴了民间说唱文学的技巧，从而登上了古体小说的巅峰，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文学现象。”如此评价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堪称深入细致。而书中所有观点的形成与论述，皆是作者立足于“史”的考述的结果，其基础则是作者有关小说版本目录之学的精深。可以说，作者厚实的文献功底与宽阔的学术视野是《古体小说论要》一书取精用宏、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的保证。

书之卷末所附录《叙事赋与中国小说的发展》《唐人小说中的“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宋史·艺文志〉小说书目考辨》《〈娇红记〉在小说艺术发展中的历史价值》《〈聊斋志异〉对前代小说的借鉴和创新（节录）》五篇论文，仅从题目来看，即与本书正文有相互发明之效，这里不必赘言。^①

^① 这里提到的附录内容，在本版书中已有变动。本书附录部分收入的文章有：《中国小说的第一次变迁》《唐人小说中的“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宋史·艺文志〉小说书目考辨》。

目 录

- 001 / 引 言
- 003 / 小说的名称和起源
- 039 / 小说的界定与门类
- 050 / 中国小说的变迁
- 061 / 中国小说的成熟与唐宋传奇
- 097 / “诗文小说”与古体小说的流变
- 130 / 古体小说的新高峰
——清代的《聊斋志异》系列及其他
- 159 / 小说观的发展和古籍目录学的调整

附录

- 189 / 中国小说的第一次变迁
- 205 / 唐人小说中的“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
- 224 / 《宋史·艺文志》小说书目考辨
- 260 / 后 记

引 言

中国小说是历史地发展的，体制不断变化，题材不断更新，范围不断扩展，门类不断增加。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非常宽泛，和古代人关于“文学”的概念一样，内容很杂，外延极广。到底哪些作品可以算是小说，各个时代，各人理解不同。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历代书目小说家类所著录的书千差万别，属于子部中最复杂最宽广的一家。简单说来，古代小说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体系。古代的白话小说常被称为“通俗小说”，大概是为了与“五四”以后的白话小说相区别。但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不能构成对应的两分法，在逻辑上不是统一的分类概念。我在许多场合曾试用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的名称来对举古代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也得到了不少同道的认可。中国的小说史，大半部是古体小说的发展史，但一般的小说史只注重近体小说，特别是几大名著的论述。作为拾遗补缺，这里对古体小说的发展试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小说的名称和起源

中国小说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小说史的学者都引用到《庄子·外物》篇的话：“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实，这里的“小说”并不是一个名词，更不是指一种文体，只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与大达、大道相对，指意义不大的话语，只是讲一些小道理、小知识，相当于《庄子·齐物论》的“小言詹詹”，因此与小说的起源无关。

小说成为一种文类，一种学派，大概是从汉代刘歆《七略》的《诸子略》里设置了“小说家”才开始的。《七略》的原书虽已失传，但基本上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汉书·艺文志》承袭《七略》，在书目之后都注明了出或入的数字，如儒家之后注明“入杨雄一家三十八篇”，《诸子略》之后又注明“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蹴鞠”改入了兵家，见《兵书略》），可见小说家的书目还是按照《七略》